

.1.

干校大食堂也是大黄经常光顾的地方,因为没有户口、没有油粮关系的花猫阿咪,占了它一部分口粮,它来这儿可以得到一些外快作为补充。在那里,一位头发花白,并不见老的女士,对它非常关心,常把一些吃剩的骨头给它,它不知道这位围着围裙、专事洗碗的女士,就是银幕中的李双双、生活中的张瑞芳。

一天,它又来到大食堂,想要弄点儿吃的,它来晚了,张瑞芳不在,它便悄悄潜入伙房,它知道,墙边一角有个专倒泔脚的陶缸,那里的东西味道不好,散发着一股酸臭的气味。那天它肯定是感到很饿,需要果腹,而不是美味,当它接近陶缸时,两只野猫突然从缸里跃起,身影一闪,流光似的窜出门外。在大黄看来,这是侵犯它的领地,它尖叫着,穷追不舍,无奈,两只野猫借助一棵泡桐,刷地登上屋顶,讪笑地看着怒气冲冲的大黄。

这是一群野猫中的两只,它们不知来自何时,出自何方。它们和阿咪不同,不受百川的保护,它们常在“老九”棚屋顶上恋爱,多半又在深夜,极不文明地怪声大叫,扰老九的睡梦,老九对此十分不满。野猫的头领,是只硕大出奇的花斑老猫,它有一身怒生蓬起的长毛,它那绿莹莹的眼里闪着寒光,有一股山寨好汉的霸气。

大黄生气地仰着头,看着讪笑的野猫。也许这种讪笑让它联想起经常欺侮它的阿咪,旧恨新仇,旁及同类,这使它决心与野猫为敌,誓不共存,以泄久积的心头之怨。当然,这仅是我的推测,不足为凭。

大黄是聪明的,它思索片刻,便摇摇尾巴,以一种毫不在意的模样,消失在野猫那讪笑的目光外。

两只野猫贪恋着陶缸里的泔脚,见大黄离去,而且不是前往食堂,就溜了下来,完全丧失了警惕,它们不知,也没想到,大黄从另一方向绕进食堂,埋伏在炊事房的墙边,两只野猫刚刚走近陶缸,大黄从背后扑来,一口咬住一只野猫的脖颈,野猫顿时丧生。就这样,大黄采用了伏击战术,一星期内咬死了6只野猫。

然而,野猫的头领——那只花斑老猫,是个不易对付的劲敌,它不像其他野猫,一见突然窜出的大黄,浑身打战,惊慌失措,而是沉着应战,且战且退,最后退守屋顶或者树上,大黄没有这样的本领。

但是,大黄没有就此罢休,它耐心地寻找有利于决战的地点。一天,这一地点终于被它找到——那是干校引水的河沟旁。

那天傍晚,花斑老猫大概吃了过分油腻的东西,来到河边低头饮水,当它喝完水,转身欲走时,猛然发现后路被断——虎视眈眈的大黄朝它瞪着眼。

花斑老猫先是一惊,但它很快明白,此时此刻,只能背水一战,胜败在天了,于是,它就弓起背,抖开长毛,摆起了副困兽犹斗的架势。这时,一些下工的老九们,站在岸边,作起了壁上观。人群中我必须介绍一位将要介入的重要人物W。

W是政法学院的毕业生,来自农村,外表上看,他的衣着发型,以及走路的姿态有点乡土气,可是,从他颧骨较高的脸上,那双总在搜索的眼睛里可以看出,他是一位政治嗅觉极为灵敏的人。他的崭露头角是在1962年的春天,那年,美影厂在本厂的大食堂举办了一次职工舞会,正当大

家舞兴正浓、渐渐陶醉的时候,随着一声大吼,W蹦到桌上,人们全都怔住,乐声也停了下来,疑惑不解地看着面色铁青的W。

W用手撩了一下因为激动而被抖乱的长发——一边倒的长发,激愤地喊道:“现在全国人民都在和自然灾害作斗争,你们还有心思跳舞,你们不感到脸红吗?”于是大家不欢而散。

“文革”中,为了表示革命,他当众扇过万籁鸣几个耳光,当时,这位中国动画的开山鼻祖、亚洲第一部动画片《铁扇公主》的作者,已是年逾七旬的老人。他也是大批判的急先锋,总能发现别人无法发现的政治问题,喜欢给别人上纲上线。大家对这位急先锋多是敬而远之。他还喜欢写诗。他在一次锄草时,打死了一条青蛇,顿时诗兴大发,

干校·大黄(之三)

□王大为

即兴赋诗道:

击杀毒蛇不农夫,
铲除毒草不留情。

.....

这就是他的诗才。

大黄和野猫在河滩摆开战场时,他也在一旁观望。他的目光很清楚,他希望野猫能战胜大黄。

大黄和野猫对峙片刻,这是双方在估量对手。野猫很快明白,只有主动进攻,变被动为主动,或许还有一条生路,于是它勇敢地发起了进攻。

野猫首先缩紧脖子,这是它的要害和软档,然后低着头,尾巴笔直地竖着,露出铁钩似的利齿,一面嘶叫,一面缓慢而沉稳地推进,寻找对方的破绽。

大黄后退几步,这种退避三舍,颇具大将风度。

突然,野猫如脱弦之箭,窜到大黄脚下,死死咬住大黄的后腿,顿时,鲜血从大黄的腿部流出。它的战术完全正确,应该发挥下三路的优势。大黄忍住剧痛,盘转着,咬住野猫身上的长毛,力图摆脱被动的困境。然而野猫毫不松口,而它咬在一起。野猫知道,一旦松口,就会丧失优势。

大黄很快意识到,咬住长毛毫无作用,它便一个翻滚,仰身用后腿一蹬,这一招很管用,野猫被蹬翻在一旁。它们同时翻滚起来,第一回合结束了,野猫略占上风。

初战失利的大黄眼睛变得通红,然而失利没有让它失去冷静,它怒视着,总结了教训,压低身子,采取固守下腹、伺机进攻的战略,它没有因为腿部受伤,鲜血滴淌而退缩。

野猫十分精明,它想诱使大黄抬高身子,竟然直立起来,舞动前爪,沙哑地嘶叫着,这是真正的张牙舞爪。

大黄识破了它的伎俩,没有上当,就在野猫前爪落地的瞬间,它低着头,冲撞过来。它知道,它占着体力的优势。野猫一下被撞得四脚朝天,它又趁势猛咬一口,咬住野猫的颈部。只是野猫的颈部缩得很紧,没能咬住要害,反被野猫抓破了眼睛,但它已经占据了上风,死死地压住野猫,不

肯松口。

在这关键时刻,亲猫仇狗的W干預了,他手持一根长竹杆,狠狠地抽了大黄一杆,大黄忍痛一挺,滚到河里,但它没有放松野猫,把它也拖进水中,由陆战发展到水战。

水战中,大黄不是李逵,野猫也不是张顺,它们的水中功夫相当,一片翻腾的浪花中,它们绞在一起,时沉时浮,相互撕咬。

岸上,紧张焦急的W伸出竹杆,想把它们隔开,没用。他又没有勇气下水助战,只能在岸边挥舞吆喝,最后,野猫终因体力不支而战败身亡。

大黄喘着粗气,把野猫拖到岸上时,令人惊异的一幕出现了。大黄竟会用前爪在岸边刨出一个土坑,以礼相待地掩埋野猫,那种神气极像为一位名人下葬。这决不是虚构,在场许多美景的“老九”可以作证,经得起好事者的调查。有人解释说,大黄在作医学实验时,见过掩埋动物的尸体,眼下的景象是一种模仿,而《三个和尚》的导演阿达却说,大黄肯定是因为野猫死得壮烈,虽死犹荣,大黄懂得不可以成败论英雄。不知怎地,两种解释我宁愿相信后者。

我觉得野猫固然有夜半叫春,扰人睡梦,令人讨厌的一面,但是,它们也有生存的权利,何况,它们是这儿的原居民,先于老九来到这儿,老九不来,岂会受到骚扰。它们与老鼠和平共处,那是它们之间的事,它们是野猫,它们不被老九们供养,没有去抓老鼠的义务,大黄非要把它们除之为快,实在有些过分,有些残忍,我不赞同。

.2.

自从野猫的头领玉碎,除了阿咪,干校里再也没有猫影,阿咪还是老样子,以欺侮大黄为乐事。大黄痛恨阿咪,但又无可奈何,每天进食依然像仆役似的等在一旁。

一天,百川捧回一包肉骨头,放下后,自然是阿咪霸占着盆孟,细细品尝。大黄照例候在一旁,怔怔地看着。已被宠坏的阿咪,吃了很久,而且早已吃饱,仍然不肯离开。大黄看出了,这是一种刁难,但它除了忍气吞声,毫无办法。

刁难终于被百川发现,虽说阿咪是他的宠物,但是大黄也是他的忠实部下,他觉得阿咪的行为过分了,便沉下脸,伸手朝它嘴上一拍。岂料,大黄一见,闪电般地扑了过来,一口咬住阿咪的脖颈,它错以为阿咪已经失宠,到了发泄积怨的时候,等到百川反应过来,把它喝住,阿咪已经魂归西天。

大黄咬死阿咪,固然是件性质严重的错误,但是百川也该负有一定的责任,他不该对阿咪过分溺爱,使它变得专横霸道,自私自利,如果百川能爱而不宠,严格要求,让它成为一只懂得礼让的好猫,尽管仇猫是大黄的天性,可是凭着它的冷静和豁达,它们完全可以相安无事。

写到这里,我要难过地告诉大家,大黄也没有得到善终,而且死得很惨。

1973年夏,电影、出版和文化干校合并成一个干校,大部队回到了上海,百川也要回上海,只得把大黄留下。百川一走,它就成了一条没有户口、没有生活来源的“流浪汉”。为了生存,它的狼性发展了,经常偷食农户的家兔,得罪了当地的农民,后来被当地的农民活活打死,煮熟吃了。

百川得知大黄的下场后十分悲伤,以至一次,有人送他精心烹制的狗肉,也被他倒掉,因为他想起了大黄,他见了狗肉伤心,百川是位很重感情的人。(完)

庐山非山,乃一部大自然之书。

那天,我们沿着黄龙潭瀑布旁的一条石径,缓缓上山,两旁,绿树葱茏花草芬芳,耳边除了泉水叮咚欢唱就是鸟雀在遮天蔽日的古松柳杉间鸣啭啼枝,我们在令人沉醉的大自然摇篮中,突然感觉自己就像是一棵幸福的草,一只自由的鸟。

到达黄龙寺前的“三宝树”旁,仰望那株1600年的参天古银杏和600年的两棵老柳杉,更感到这部大自然之书的伟岸和达观。银杏是由晋代僧人昙诜手植,柳杉则是后人由印度引种而来,高拔苍翠冠盖如云,是庐山的历史见证,也是大自然的见证。

西方科学界,过去一直认为中国东部不存在第四纪冰期,称东部多属亚高山,不适合冰川形成。上世纪30年代,地质学家李四光不辞辛苦,第一个站出来向这一理论提出了挑战。他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就是来自庐山。李四光从1933年开始在庐山实地考察,作长期艰苦的研究实践,找到大量的冰川遗迹、冰窟、冰斗,找到泥砾及各种冰川堆积物,并根据这些珍贵而丰富的研究成果写成著名的《冰期之庐山》这一大作。与此同时,他与科学界谬论长期论战,终于用科学的铁一般雄辩的研究成果推翻了中国东部不存在第四纪冰期这一占主导地位的错误结论。李四光的功勋已载入史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4年2月才评庐山为“世界地质公园”,我看其实践晚了很多年。当然晚也是一种肯定。

傍晚黄昏时分,我们来到了庐山植物园。它,可称之为庐山这部大自然之书的最华丽的一章了。坐落在风景秀丽的含鄱口山谷中,依傍着逶迤起伏的大月山,在夕阳斜照下,园内一片宁静。

站在阴凉的古杉柏间,山谷下的白雾徐徐升腾而来,把我们全包裹在一片缥缈朦胧中。缓行在满目的奇树异木和说不清名目的仙花神草中,我们仿佛身入人间仙境,如醉如仙。植物园创建于1934年,是我国历史最早的植物园,属亚热带山地植物园,创始人是我国著名植物学家胡先骕、秦仁昌、陈封怀教授。60多年来,该园引种栽培植物3400余种,以松柏和杜鹃为主要特色,分建9个不同类型的园区,光杜鹃就有300多种,标本室收存17万余号标本,有关图书资料藏存6万余册,被中国科学院原院长路甬祥称赞为“乃我华夏之绝宝地”。

应该说,植物园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植物学文化以及自然艺术的象征,也是人类对大自然认知程度的具体体现。西方自文艺复兴之后,文化艺术与科学同时快速发展,16世纪中叶欧洲就开始建植物园,意大利比萨植物园建于1543年,巴图植物园建于1545年。到目前为止,全世界各类性质植物园已超过1000多个。也许太迷醉于“治人”艺术吧,历来我们对大自然除了“欣赏”就是“征服”,没心情去以科学研究的态度对待,在植物园建设方面起步落后于西方三四百年。为填补这一空白,从美国获博士学位归来的胡先骕教授,在庐山森林局任副局长兼技术员时,开启了建植物园的第一步。他联手国内著名蕨类植物专家秦仁昌教授,还有年轻的植物学家陈封怀,经多方呼吁奔波乞求,终于1934年8月20日开建庐山植物园。秦仁昌毅然放弃北平舒适生活辞别新婚妻子,背着行李徒步从好汉坡走上庐山,来植物园工作。陈封怀则骑着毛驴冒着风寒雨雪,走遍庐山的谷坡坡选园址,建园之后他又考入英国爱丁堡皇家植物园学习,专攻园艺学及报春花分类,并两年后谢绝导师婉留:“报春花发源在中国,我的根也在中国!”他携带600多种植物标本回到庐山,任技师兼园主任。不久,日寇铁蹄占领庐山,他们被迫转移至云南,在玉龙雪山下挂起“庐山森林植物园丽江工作站”的牌子。抗战胜利后,陈封怀奉恩师胡先骕之命回到阔别8年的庐山,重建植物园,面对一片荒凉和颓垣残壁毫不退缩,携能歌善画的爱妻共同去一敲开原职工们的家门,开始了艰难的复园工作。

这位被后人誉为“中国植物园之父”的陈封怀,就是我国著名国学大师陈寅恪的亲侄子。后来他为保护园内一棵珍稀红枫树,还差点吃了国民党的枪子儿。那是蒋介石把庐山当做“夏都”之时,“国母”宋美龄闲来逛植物园,一下子喜欢上了一株美丽的红枫,随口说一句这树栽在“美庐”就好了。也许言者无心,可听者有意,后边跟班的随后找园主任陈封怀商量,要把树挖走。陈封怀婉言拒绝,随员称当初建园时夫人还捐了两千大洋,现在要棵树还这么难吗?陈说马上就奉还两千大洋,树不能挖。后来他们又找到与陈封怀有世交之谊的庐山行政长官,出面请陈封怀,一听说事的他扭头就走。被触怒的随员们特地跟踪陈封怀,只要上峰发话马上就一枪干掉他。后来还是老蒋自己出面,说陈封怀只是个学者,算啦,庐山还有其他的红枫嘛,就此平息了这件不大不小的“红枫”事件。改革开放后,有一韩国富商相中园内有70年树龄的一棵高大秀丽的金松,此类树种被称之为世界三大庭园树之神,要出80万美金买断这棵树做他们公司的形象树,自然是同样遭到当时的园主任郑翔拒绝。这也证明当初老主任陈封怀的遗风骨依然犹存吧。

陈封怀为一棵红枫敢于顶撞“第一夫人”,亦成为历史美谈,也证明了一位真正学者的铮铮风骨。陈封怀去世后,尸体安葬在植物园内一个僻静山角,彻底与植物园融为一体,从精神到肉体全奉献给了这片土地,这片他一生为之奋斗的中国第一植物园。

当我们一行得知,陈封怀的叔叔国学大师陈寅恪也葬在植物园内时,更是惊叹和感动。

沿着松柏园区一条崎岖小路走一段,上了一漫坡,在一小片绿绿草坪上,我们的眼前赫然出现了一尊大卧石碑座。上边书写着墨绿碑文:“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下款书“后学湘人黄永玉敬书”。卧碑石来自庐山七里冲河干道的纯天然花岗岩石,浑圆古朴,在其右后旁依偎着象征其妻的另一立石,与膝下簇拥的象征三个女儿的石头组合一起,这块卧石碑整体给人以和谐厚重、天然浑成的肃穆之感。

陈寅恪逝世后一直未能妥善安葬,家人求葬于杭州西湖遭拒后,骨灰一直放在女儿家里,令人颇为感慨。后经多方人士反复努力,庐山植物园原主任郑翔和后任者出面落实,2003年4月30日,一代大师去世34年后才终于在庐山植物园内入土为安,唏嘘呜呼!离此不远就是他侄子陈封怀之墓,叔侄二人终可相依为伴,山水共枕了。

夕阳暖照下,石碑上的几行遒劲墨绿字“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更显得格外醒目耀眼,与周围青山绿水浑为一体,如日月之光辉照亮着后来者的前行之路。



很多人都去过滇南的西双版纳,游过热带植物园,领略过热带雨林的神奇风光。我也慕名到过两次,涉足景洪、勐腊及勐海,但我印象最深的并不是勐巴拉娜西的民俗风情,也不是彪悍的野象绚丽的孔雀和高大的望天树弱小的跳舞草,而是那些潜伏在森林中的令人震撼的植物绞杀现象。

在热带雨林中,繁杂的动植物生机盎然和谐共处,却也暗藏杀机。草食动物吃绿色植物,肉食动物吃草食动物,这种基本的食物链,人们司空见惯,已成自然。而植物吃植物的绞杀现象,则叫人不可思议。

其实热带雨林的植物绞杀现象随处可见,常见于繁茂的榕树群中。绞杀者多为一些榕树,绞杀的对象是油棕、红柳树等高大乔木。榕树的果实被很多鸟兽食取,由于种子小而硬,不易消化,便随鸟兽的粪便粘附到其他树木上。一旦条件适宜,这些榕树种子即可发芽生长,并不断长出纵横交错的气生根包裹树干,成为附生性的植物。慢慢地这些气生根逐渐向下爬到地面伸入土中,形成自己强大的根系,拼命争夺水分和养分。而且能迅速向上生长,枝叶很快覆盖树冠以争夺阳光。同时气生根不断变长、变粗,形成一个网状的系统,紧紧地把树干勒住,直到它们窒息而死,自己则取而代之。

再来系统地察看,更可看出绞杀植物对被绞杀树木的温柔外表下的险恶面目,它们对自己提供种子萌发和生长条件的树木进行全方位的攻击。在地下,绞杀植物拼命掠夺水分和营养,使被绞杀树木渴死而被迫节食。在地面,绞杀植物发达的根系紧箍着被绞杀树木的树干并且越勒越紧,限制其水分和养分的输入,造成营养不良。在空中,绞杀植物迅速往上分枝长叶掠夺空间和阳光,让被绞杀树木无法进行光合作用,变得苍白无力贫病交加。那些曾经高不可攀的大树,一旦遇上柔弱顺从攀援附生的绞杀植物,就会在不知不觉中被温柔地慢慢绞杀。这个过程少则一二年,多则三四年,被绞杀的植物几乎无一幸免都要死亡。取而代之在原地上长成大树的绞杀植物,最后还要把被绞杀树木的残骸当做自己的佳肴慢慢享用净尽,吸取腐枝败叶中的一切营养。当绞杀结束后,绞杀榕树就迅速扩张疯狂生长,众多的气生根长成密密麻麻的树干插入土壤支撑庞大的树体,美丽奇特的“独树成林”景观由此形成。

畅游在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中,大家争相与雍容华贵的绞杀榕树拍照。到了一株高大的自身形成一个中空式的巨大榕树前,我心悸地钻进那竹笼样的树体中留影,还真担心被这棵漂亮的大榕树绞杀消化了。倘若生命可以在动植物中轮换变异,我成了一棵热带雨林中的树,在炙热潮湿的环境里,真不知道能否避开榕树的绞杀,抑或也去绞杀别的树木。但如果我得是植物,我想那我就做北方的树,南方的草,或许这样才会获得一份独立与安宁。

温柔的绞杀

□王必昆

长成一棵独立的大树。另一类绞杀植物,则是悄悄沿地面匍匐生长,攀援到其他乔木上,横向长出众多根系包裹树干,构成网状根,对树木实行绞杀。这一切恐怖的绞杀过程,其实在森林中都表现得极其亲密与温柔。绞杀植物或粗或细的枝条都是在不经意间以柔弱的姿态贴靠着自己崇拜的大树偷偷快速生长,依附大树,吸食大树,让大树在无声无息中渐渐